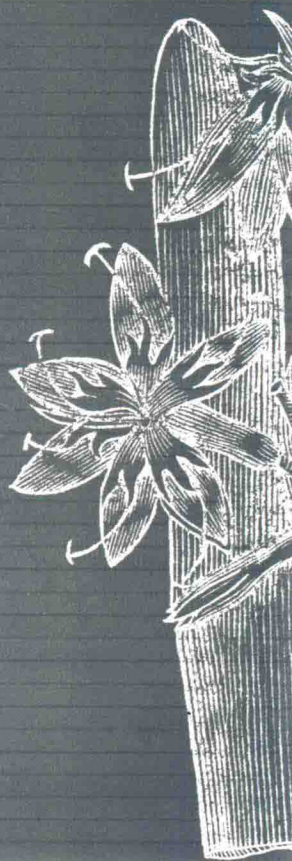




新疆民族文学作品精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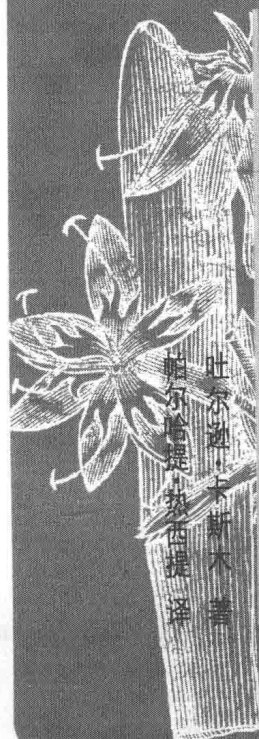
吐尔逊·卡斯木 著  
帕尔哈提·热西提 译

# 阳光下的村庄

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# 阳光下的村庄



吐尔逊·卡斯木著  
帕尔哈提·热西提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阳光下的村庄 / 吐尔逊·卡斯木著;帕尔哈提·热  
西提译. —乌鲁木齐:新疆人民出版社,2015.9  
ISBN 978-7-228-18669-3

I. ①阳… II. ①吐… ②帕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  
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13145号

丛书策划:李颖超

责任编辑:若 贤

装帧设计:雅集书坊/王瑄



## 阳光下的村庄

---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
| 出 版 | 新疆人民出版社           |
| 地 址 |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348号     |
| 邮 编 | 830001            |
| 发 行 | 新疆新华书店            |
| 制 作 | 一心设计工作室           |
| 印 刷 | 新疆华中图数字印务有限公司     |
| 开 本 | 787mm×1092mm 1/16 |
| 印 张 | 13.75             |
| 字 数 | 119千字             |
| 版 次 | 2015年9月第1版        |
| 印 次 |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     |
| 印 数 | 1-3000册           |
| 定 价 | 35.00元            |

---

“一娘生九子，性情各不同。”这句话也许有道理。

依拉洪八九岁时，他爸爸就说，“与其他孩子相比，我这个儿子，聪明伶俐。但长大后，可能会变成一个无情无义的人。”父亲说这种话是因为，打小依拉洪性格就有一点古怪。弟弟或者姐姐惹怒了他，依拉洪就会不停地追打，直到有人劝阻。年龄越来越大了，他的脾气也变得愈加暴烈。不过，依拉洪也有他的长处。

依拉洪的农活干得很麻利，麦子割得又快又干净，捆的整齐而结实。这些方面没人能与他媲美。打钐镰，依拉洪也是一流的好手。别人打起钐镰，往往是拖着两腿前行。而他手提钐镰，迈起步来轻巧稳健。割草时，别人的钐镰发出“咔、咔”的沉闷声音，他的钐镰发出的是清脆的“窸、窸”声。秘密在于钐镰的砸法和磨法上。别人用榔头使劲地敲打，结果钐镰的刀刃变宽，形成锯齿状。依拉洪把钐镰放在铁砧上，用榔头磨细的一头，小心翼翼地敲打。这样打出来的钐镰刀刃相对较窄，不会出现锯齿，割草时也不会发出声音，而且不容易钝。正因为如此，别人一天割四五亩苜蓿，他却能轻松地拿下七八亩。

依拉洪的木工手艺也不错。据村里人讲，1950年，他用木头制作了一辆自行车，还骑着它在村里转了一圈。不过，快到家时散架了。

依拉洪还有另外一个特点。他家木工活、铁匠活、鞋匠活和农活所需的各类工具，应有尽有，而且整齐有序地摆放在储藏室，就像博物馆一样。平时他根本不会求别人。甚至头发长了，在身前和身后各放一块镜子，自己就可以从容地给自己剃头。他从来不给别人借任何工具，也不借用任何人的工具。

有一次，他的邻居来借铁叉。他二话没说，走进贮藏室，手拿一铁叉出来，

用力插在地上，“你瞧，这就是铁叉。我有，但不会借给你！”然后又拿着铁叉转身进去了。可怜的邻居非常懊悔来向他借东西，灰溜溜地回去了。

## 1

吐鲁番于孜是个美丽的村庄。伊宁县北山坡一带的曲路海、吉里于孜、肉孜买提于孜等地，虽然也盛产大白杏，但吐鲁番于孜自然条件得天独厚，大白杏首屈一指。每当大白杏熟了，这里的杏园吸引来各地游客，人山人海，热闹非凡。

依拉洪的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。四十出头的他，中等个儿，皮肤黝黑，腿有一点内罗圈，走起路来，头略向左倾斜，两腿叉开，大摇大摆，趾高气扬。

依拉洪一般不算计他人，同样别人也别想从他这里得到任何好处。左邻右舍与性格怪异的依拉洪交往谨慎。一不小心，很容易惹着他。

一天，本村青年尼格买提在路上遇见了他，向他施礼问安：

“艾萨拉姆艾来阔木！”<sup>①</sup>

“瓦艾来依阔木艾萨拉姆！”依拉洪右手放到胸前回礼。

从那以后，依拉洪不再搭理尼格买提了。原因是：在他看来，问候之后，还应停下来再嘘寒问暖。尼格买提却没有这样做，于是，依拉洪很生气。

村里左邻右居之间，有个隔阂或者闹个不愉快是常事，不足为奇。但是和生活在一个屋子里的老婆闹了不愉快之后，一年来互相不理不睬，就有一点不合常理了。

---

<sup>①</sup>穆斯林问候语。回礼时用“瓦艾来依阔木艾萨拉姆”。

依拉洪与老婆塔吉古丽，互不搭理半年之后，他们的小女儿再娜普布韦诞生了。大女儿再吐乃姆承担了照顾母亲坐月子的任务。年仅九岁的再吐乃姆除了烧水，其他什么事都做不了。因惧怕依拉洪的怪脾气，邻居家的女人们不敢到他家为塔吉古丽做饭。只好在自己家做好饭，让孩子们送来。

塔吉古丽生孩子的第二天，依拉洪上街买了半公斤羊肉，生上炉火，把肉和切成一块一块的洋葱、恰玛古(蔓菁)，放进了锅里。

“天哪！今天怎么发善心了？这是要给我煮肉汤喝啊！”躺在被窝里的塔吉古丽看着依拉洪的一举一动，自言自语，“不！他不可能对我这样好，可能是对这个婴儿产生了恻隐之心。他知道我一天到晚吃苞谷面饊，没奶喂孩子。”

塔吉古丽错了。肉熟了，依拉洪捞起锅里的肉，当着老婆和几个孩子的面，头也不抬，只管自己吃。吃完了肉和恰玛古后，又盛上一碗肉汤，泡上饊，喝的一干二净。

“真主会惩罚你的！蠢货！”塔吉古丽心里咒骂道，“你会一辈子打光棍！但愿当着坐月子的妻子和两个孩子的面吞下去的肉，刺穿你的喉咙，不得好死。等着瞧，四十天后，身体恢复了，我绝不会和你这蠢货再继续过日子！……”

不要说四十天，八十天后，塔吉古丽也没有恢复过来。依拉洪仍然不管不问。塔吉古丽依然整天吃苞谷面饊，喝白开水。有时，甚至有时，苞谷面饊也得省着吃。依拉洪把所有能吃的一股脑儿塞进放食物用的木箱里，然后上锁，把钥匙放进自己的口袋里，去田里干活。他不回来，家里的人就吃不上饭。

三个月过去了，塔吉古丽勉强可以起床，做一些简单的家务活。但身体依然很虚弱。坐月子期间，因没得到很好地照顾，最终还是病倒了。平时吃不上一口热饭的她，更不用说去医院看病了。

心存怨恨的依拉洪和过去一样依旧对妻子不说话。万不得已时，只给再吐

乃姆说，“你妈有疝气，给她熬一点菖蒲喝。”

辛辣的菖蒲，与其说是给塔吉古丽治病，倒不如说是折磨她的好办法。塔吉古丽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了，女儿再吐乃姆和儿子普尔海提，急得在母亲身边团团转。

塔吉古丽的亲戚们得知情况后赶来，并带她去医院看病，但因为过了最佳治疗期，无济于事。再娜普布韦一岁时，长期遭受虐待和病痛折磨的塔吉古丽最终撒手归天。从此，依拉洪开始了自己光棍的日子。

当时，正值1963年3月。

\*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\*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\*

脾气越来越暴躁的依拉洪，对自己亲生孩子也一点都不仁慈。每当看到依拉洪进屋，孩子们吓得东躲西藏，在角落里发抖，甚至不敢大声说话。在这种环境下，孩子们也慢慢地长大了。

这个家，现在就数再吐乃姆担子最重。父亲下地前，她要生火烧茶，又要照顾妹妹再娜普布韦。每次依拉洪下地回来，普尔海提必须赶紧跑过去，从他手里接过工具，一一摆回原来的位置。然后，手提水壶和毛巾给父亲倒水洗手。依拉洪把餐桌摆放在院内路人能看得到的地方，打开锁子，从木箱里拿出几个白面饅，放在桌子中央，让三个孩子围坐在自己的周围，炫耀完后，才允许他们喝茶吃饅。

“要说打钐镰，”有一天，依拉洪边割草边对周围的人说，“任何钐镰手都比不过我。好多自称是钐镰高手的人和我比，结果都累得坐在地上起不来了。哼，他们算什么钐镰手！”

“你确实是钐镰高手，”一起割草的买买提·尼亚孜说，“但是，每次割完草，

筋疲力尽地回家,却没人给你端一碗热茶喝。真是不幸啊。”

“这算不了什么。过一两年,大女儿就顶用了。”

“说的也是,”买买提·尼亚孜继续说,“不过家里有老婆还是不一样。赶快找个合适的女人娶过来算了。”

“嗨,喀什噶尔佬,”依拉洪突然变了脸,“我说过要娶老婆吗?还轮不到你关心我!”

“依拉洪,我这是好心。没必要发这么大的火嘛?不愿意就算了。”

“关你屁事?!”依拉洪依然不依不饶的怒吼。从那以后,没人敢提依拉洪再婚这件事了。

\* \* \*

普尔海提也慢慢长大了。不过他连一天的学都没上过。每天天不亮,依拉洪就大吼大叫地叫醒他。普尔海提揉着双眼,把八只羊赶出羊圈到野外放牧。上午十点钟,才赶着羊回来喝早茶。如果提前回来了,等待他的不是早餐,而是一顿棍棒。忍受不了父亲痛打的普尔海提,几次离家出走。最后,还是村干部和邻居们好说歹说,说服依拉洪,把普尔海提接回家。

与普尔海提一样,也没上过学的再吐乃姆,十五岁就已经学会了烧火做饭。有一天,再吐乃姆和面时盐放少了,依拉洪吃了一口,便拿起盛饭的碗砸向她。正在滚烫的锅前捞面的再吐乃姆,被砸中后颈,一个趔趄,手被滚烫的面汤烫伤。依拉洪仍不罢手,随手拿起一个木棍,开始痛打。

“狗崽子,你做的饭是喂狗还是喂人。现在家家都巴望着能吃一碗白米饭,你倒好,这是在给牛拌饲料吗?没脑子啊?我今天就让你清醒清醒!”

“爸爸，我的好爸爸。求求你，别打我，今后……”看到姐姐哀哭，普尔海提心里像刀割似的难受。他毫不犹豫地扑向依拉洪，抓住了他手中的木棍。

“别打姐姐了。你想打死她吗?!”

依拉洪停下手，望了望在地上打滚的再吐乃姆，又看了看愤怒地盯着自己的普尔海提。

“我把你们养大，是在给自己招灾惹祸吗？现在就敢顶撞我，以后不就翻天了？给我滚蛋！从今天起不想再见到你们!”

再吐乃姆烫伤的手开始红肿。吓坏了的孩子们赶紧逃到了平时他们喜欢的依米热木扎大叔的家里。

“这个蠢货，真不是人。对自己的孩子都敢下毒手，贱骨头!”依米热木扎听了孩子们的哭诉后，气得直发抖，“哈斯耶提，你先用土办法包扎一下再吐乃姆的手。现在天已经黑了，明天我去找塔吉丁。这个孩子必须送医院治疗。”

“我先把碾碎的土豆敷在她的手上，然后包扎好。土豆可以医治烫伤。”

“随你的便，能止痛就行了。”

## 2

大队长塔吉丁与依米热木扎、依拉洪等人是同龄人。他担任大队长以来，一心为民，视乡亲们为亲兄弟，赢得了全村老少的尊敬和爱戴。听了依米热木扎的话，塔吉丁非常气愤。

“真不像话。你带几个邻居去找找依拉洪，做做他的工作，让他带再吐乃姆去医院。如果他仍然固执己见，我们再出面。不管怎么样，必须尽力医治这孩子的烫伤。”

依米热木扎带着邻居三人去依拉洪家时，他正在葡萄架下的长凳上悠哉地坐着。邻居们对他说了很多好话，但依拉洪仍然不理不睬。

“你不认孩子也行，”依米热木扎最后劝他，“但还是要先带孩子去医院看病，等孩子的伤治好了，随你怎么办，行不行？”

“不行！”依拉洪态度很坚决。

“依拉洪大哥，”其中年轻点的一位邻居说，“你是个每天做五次乃麻子的顺民。说说看，你每次做乃麻子时，都以什么经言开头？”

“以‘比斯米拉’开头<sup>①</sup>。怎么了？”

“说得对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还要虐待孩子？你做乃麻子是为了以孩子们的痛苦，来换取安拉对自己的慈悲吗？你这是以做乃麻子来掩饰自己的罪过。现在就背上再吐乃姆去医院！”

“如果我不去呢？”依拉洪依然很固执。

“那就别怪我不客气！”

“有本事，来打呀！”

“你还嘴硬！”年轻人朝依拉洪的嘴巴猛击了一拳，依拉洪连人带椅子仰面倒。邻居冲过来准备用脚踩时，依米热木扎拉住了他们。

依米热木扎无法说服依拉洪，便带着邻居们回去，找到小队长热普海提，讲述了事情的经过。

热普海提是个微胖、白脸、中等个儿的中年农民。虽然平时空话套话说得较多，但心地善良。几年来，一直被村民推选为小队长。

“依米热木扎大哥，”得知情况后，热普海提说，“你赶紧带再吐乃姆去医

<sup>①</sup>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。

院。所需医疗费先由小队给她垫付，最终我还得让依拉洪自己掏腰包。再吐乃姆暂时托付给哈斯耶提大婶照看。哈斯耶提大婶的工钱也记在依拉洪的账上，看他还能怎么办。”

再吐乃姆住院治疗了十五天，经医护人员精心医疗，她手上的烫伤好多了。这段时间，哈斯耶提大婶对她照顾的也很周到。普尔海提每天从依米热木扎家给她送饭。出院那天，热普海提和塔吉丁两人，带着再吐乃姆和普尔海提去了依拉洪家。

“你好，依拉洪。”塔吉丁向他问好。

“你不是看到了吗，我很好。”依拉洪冷冷地答道。

“是的，我看到了，你很好。我们把两个孩子带来了。他们是你亲生骨肉，还是应该和你一起生活。再吐乃姆的病需要继续治疗。你下手太重了，这孩子至今还在吐血。有什么困难可以给大队讲，但不能虐待孩子。他们总该有个窝呀。就这样吧，我们先走了。”

“等一等。”依拉洪叫住了他们，“说我虐待孩子，那你把他们送给一个能够善待的人家。孩子现在就给我领走！”

“依拉洪！”塔吉丁强忍着愤怒，“你和我是一个村里长大的。一是看在朋友的情分上，二是以大队的名义告诉你，孩子必须留在这里。如果你再虐待孩子，到时候吃亏的不是孩子，而是你自己。我会派两个民兵，把你赶出这个院子。现在我对你没什么可说的了。热普海提，我们走！”

听了塔吉丁的这番话，依拉洪有一点心虚了。他一言不发，两眼像放了酥油的奶茶，泛着白光，呆呆地坐着。

## 3

再吐乃姆的病情越来越重了，她变得骨瘦如柴，并开始吐血。就这样，还是硬撑着继续干家务活。依拉洪压根就没有想过带她去看病。五个月后，再吐乃姆也去世了。

姐姐再吐乃姆去世后，轮到普尔海提挨打了。忍受不了棍棒之苦的普尔海提，好几次离家出走。只有六岁的再娜普布韦，经常四处寻找哥哥，并与哥哥形影不离。大队干部和村民们，虽然多次劝说、教育依拉洪，但始终没法改变依拉洪打孩子的恶习。

普尔海提八岁，再娜普布韦六岁那一年，依拉洪把两个孩子都赶出了家。走投无路的普尔海提，带着妹妹来到了大队部。

“这畜生，又打你们了？”塔吉丁看到两个孩子同情地问。

“是的。”普尔海提哭了，“爸爸把我和妹妹赶出了家门。他还说，如果再回来，就打死我们。塔吉丁叔叔，别把我们送回去，我们会被打死的。”

“这个刽子手打死了再吐乃姆，往后也会对你们下毒手的。今天先去我家吧。嗨，艾尼瓦尔……”塔吉丁把民兵队长艾尼瓦尔叫到跟前，“你把这两个孩子送到我家，交给你嫂子，告诉她好好照顾他们。”

普尔海提领着妹妹走出门，又转身对塔吉丁说，“塔吉丁叔叔，如果有人愿意收养我们，请你把我们送给他，好吗？”

听了孩子的话，塔吉丁感到一阵心酸。他站起来，同情地看了他们一会，又坐下说：

“别发愁，孩子们！”

\* \* \*

大队办公室，烟雾缭绕，充满了呛人的莫合烟味。七八个人围坐在昏暗的马灯下开会。他们正在研究普尔海提和再娜普布韦两人的去向问题。

“这两个孩子如何安排才好，我们先听一听四小队热普海提队长的意见。”塔吉丁提议。

“这个问题上嘛，作为领导的我们也负有一定的责任。”热普海提开始发表意见，“正因为我们的软弱纵容，依拉洪打死了自己的女儿。我们不但没有及时向司法部门反映，而且间接地保护了这个刽子手。今天他又把两个孩子无情地赶出了家。这次决不能对他手软。依我看，第一步，必须把依拉洪的家产划分为三份，一份留给他自己，另两份分给两个孩子。这两个孩子现在还小，无法自理。所以，第二步，把两个孩子和他们分到的家产，一起移交给依拉洪在七小队的弟弟纳斯如拉代管。这样如何？”

“七小队队长孜克尔，依你看呢？”塔吉丁问。

“这样也行。”孜克尔深吸了一口烟，然后慢腾腾地说，“我们小队的纳斯如拉虽然是依拉洪的亲弟弟，但兄弟俩闹矛盾，互相不搭理已经有二十多年了。把两个孩子交给纳斯如拉，他可能愿意接受，就怕引起依拉洪的不满，找个机会把纳斯如拉也打死……”

孜克尔的话引起一阵笑声。塔吉丁看到大家在研究严肃问题时竟然还笑，绷着脸说：“别笑了！我们在研究两个未成年孩子的命运问题。孜克尔，你继续说。”

“好吧。依我看，”孜克尔又吸了两口烟，“我同意热普海提关于把依拉洪家产分三份的提议。至于两个孩子的安排问题，还是希望四小队暂时找个年龄大

一点的女同志来照顾,并适当地给一点报酬。这样可能好一点。”

“大家还有没有其他意见?”塔吉丁问。

“我看孜克尔和热普海提的建议可行。”大队书记莫乎普尔首先表态。

“我也同意以上两人的意见。”

“我也同意!”

“我没意见!”

“依我看,也只能这样了!”

“就这样吧!”塔吉丁最后总结说,“我也同意大家的意见。明天,我带民兵连的艾尼瓦尔,四小队的热普海提,会计尼亚孜和三名村民代表去依拉洪家,处理他的家产。之后的事,就由四小队队长热普海提负责处理。好,散会!”

第二天,塔吉丁带着有关人员,领上普尔海提和再娜普布韦,再次来到了依拉洪的家。附近六七个村民和几个小孩也跟着他们来看热闹。

依拉洪平时最憎恨的人中,塔吉丁排在首位,两人互相不说话也有十来年了。上次依拉洪无奈中与塔吉丁搭了几句话。今天看见塔吉丁和热普海提带着一群人来,心里明白了几分。他顺手拉了一个椅子,背对着来人,坐在房檐下。

“依拉洪,”塔吉丁开始说话了,“虽然我俩没有任何过节,但互相不说话已经有十年了。我今天来,不是向你赔礼道歉或者央求你,只是不忍心看到孩子们的哀哭。所以,代表大队来解决你们的问题。我想听听你的看法。”

“你想怎么解决?”依拉洪依然背对着他们,一动不动地坐着。

“根据队委会研究决定,先对你的家产进行登记造册,然后分三份。一份留给你,其他两份分给两个孩子。你现在说说你的家产情况。”

“你问那个能人!”依拉洪转过身,指了指再娜普布韦,又面对墙坐着。

今年八岁的再娜普布韦很聪明。家里都有些什么东西，黄母鸡一天下几个蛋，黑母鸡下几个蛋，她都很清楚。所以，今天依拉洪当着众人的面，称她为“能人”。

“有六条毛毡、七条被子、四个褥子、五个枕头……”再娜普布韦如背书般，不慌不忙。

“锅碗瓢勺有几个？”塔吉丁又问。

“大小碗六十七个，八个铁盘子，两个铁盆儿、两个锅，一个大勺子、二十二双筷子、十三支小木勺。”

“家里大小牲畜和粮食情况，你自己说。”塔吉丁对依拉洪说。

“那个能人都知道。你问她。”

“再娜普布韦，你说说看。”

“有八只羊、两头牛、一头驴、两只公鸡、十七只母鸡。”

“嗨，喀什噶尔佬，这里有你什么事，滚出去！”面朝墙坐着的依拉洪突然吼道。背对着大门坐着的依拉洪，怎么会知道买买提·尼亚孜从大门进来的，大家感到惊奇和纳闷。买买提·尼亚孜转身慢慢地走出了院子。

“尼亚孜，你在记录吗？”塔吉丁问。

“是的，队长。我在记录。”

“依拉洪，有多少粮食，这个该由你来讲吧。”

“我说过了，都问那个能人！”依拉洪仍然指着再娜普布韦，“瞎折腾什么，能拿走的都拿走吧！”

经过半天的折腾，家产分配完了。就在这时，突然发生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。

“普尔海提，孩子。”依拉洪语气突然平和下来，“你要保重。别扔下我不

管。你是我唯一的儿子，常来看看我。从今天起我就孤身一人了……”后面的话他再也说下去了，并号啕大哭起来。如此无情无义的人竟然还有这般情感，大家感到吃惊。遗憾的是，他的这股情感，就像闪电一样，瞬间又全消失了。

“你为什么不早这样说，爸爸！”普尔海提也哭了，“如果平时你对我们不是使用棍棒，也不至于发生今天的事！爸爸……”

“算了……算了。就算我没说。”依拉洪很快又恢复了原样，“就算我什么都没说，也没哭。拿着属于你们的东西，赶快滚吧……”

#### 4

经小队领导反复研究，最后把普尔海提和再娜普布韦安排到了村里孤寡老人再努热姆家。小队负责提供两个小孩的口粮和其他费用，另外，给再努热姆适当的报酬。

普尔海提和再娜普布韦很快适应了这个家。从来没有享受过父爱和母爱的两个孩子，把再努热姆大妈当作了自己的母亲，有时还搂着她的脖子撒娇戏耍。平时孤独无聊的再努热姆大妈，看到两个孩子的笑脸，也感到很欣慰。

一个月后，普尔海提的舅舅乃吉米丁，得知情况后，专程从伊宁市赶到村里看望两个孩子，并把他们带到大队部，找到了塔吉丁。

“你们对这两个可怜孩子的照顾，我表示由衷的感谢！之前我还不知道出了这样的事。如果大队领导同意的话，我想把他俩带回家，和自己的孩子一起抚养成人。你们看，这样行不行？”

“你想照顾这两个孩子，我们也表示感谢。”塔吉丁高兴地说，“作为孩子的舅舅，你的这个想法很好。今后遇到什么困难，就和我们联系，我们将尽力帮

助。打算什么时候走？”

“如果可以的话,今天就走。”

“那好,我让热普海提给你们备马车。”

“谢谢!麻烦你了。”

“不客气!”

“塔吉丁叔叔,我不去!”普尔海提的话让塔吉丁感到意外,他来到普尔海提的面前,抚摸着他的头说:“孩子,离开自己生长的地方,谁都难受。我知道你讨厌家庭,但不是所有的家庭都像依拉洪的家一样无情。我相信,在舅舅的家里,可以得到你们想要的温暖。去吧,孩子。我会经常去看你们的。”

一个月后,塔吉丁和热普海提,带着两麻袋小麦,一只羊,两块砖茶和两套衣服,来伊宁市看望普尔海提和再娜普布韦。见了他们,两个孩子高兴地跑过来,搂住他们的脖子,有说有笑。看到两个孩子这般兴奋,塔吉丁心里感到有点难受。虽然他尽量表现出和两个孩子一样的高兴,但从他那双湿润的眼睛,看得出他此刻的心情。

乃吉米丁的老婆听到外面的笑声,赶紧出来施礼问安,并请两位客人进屋。

“乃吉米丁不在家吗?”塔吉丁问。

“他上班去了,也快回来了。”她以城市女人的敏捷,麻利地铺上餐布,摆上了丰盛的糖果等食物。喝茶期间,再娜普布韦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,一会儿爬到塔吉丁的怀里,一会爬到热普海提的腿上,并抚摸着他们的脸,就像见到自己的亲人一样。

“塔吉丁叔叔,我想和你们一起回去。”普尔海提突然提出。

“现在还不行,孩子。到了夏天,大白杏子熟了的时候,我派车来接你们,接你们一家都回去。行不行?”塔吉丁温柔地抚摸着普尔海提的头。